

數位文學的發展與蛻變

◎ 須文蔚

前言—網路經濟危機年代中的數位文學

公元二〇〇〇年全球網路經濟面臨空前的危機，四月二十四日美國那斯達克指數大跌六百多點開始，宣告網路股泡沫化的時代來臨。在網路股大跌後不到三個月，許多美國的.com（達康公司）紛紛改名，「達康」不再是網路公司的聚寶盆，反而變成「票房毒藥」。就在大眾紛紛對網路失去信心之際，股市瀉向電子商務的那一桶冷水，似乎並沒澆熄文學上網的熱潮，二〇〇〇年數位文學的發展與蛻變可說讓人目不暇給。

引發全球注目的數位文學大事，莫過於美國暢銷驚悚小說家史蒂文·金（Stephen King）的驚人之舉，他將長達六十六頁的中篇小說「騎著子彈」（*Riding the Bullet*）三月份透過網路上獨家發行，造成出版業大轟動。由於小說並沒有印刷本，在二十四小時下載本數多至四十萬宗。這項創舉獲得廣大讀者的回響，同時揭開電子出版的熱潮，台灣的文學界與出版界也與時俱移，不少作家投身個人出版，更有不少出版社與網路公司開始進行電子書出版，或是為網路作家出版實體書，一時蔚為風氣。

在商業文明進駐網路，加上網路瀏覽器不斷進步，原有網路社群經營不易等背景衝擊下，過去以電子佈告欄為中心的網路文學社群，開始出現離散與重組的現象。在二〇〇〇年，跨媒介出版的《詩路一九九九年度詩選》、《銀月詩報》和

《我們這群詩妖逗陣新聞網》的成立，都展現出網路文學社群重組與轉向的潮流走向。更可喜的是，傳統母語文學網站嶄露頭角，由於教育政策上推動「九年一貫國民教育課程」，其中鄉土教育與母語教育納入體制，母語教材突然炙手可熱，蟄伏多年的此類社群網站總算重見光明。

堅持利用網路創作的作家，在世紀末並未沈寂，以更多嶄新的作品為跨世紀作見證。同時，網路作為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場域，在二〇〇〇年更是熱鬧異常。離開網路，各種研討會中，數位文學理論的增長也是與日俱增，在在描繪出數位文學多樣的風景。

一、線上出版到網路文學重返實體書市場

（一）新科技掀起電子書熱潮

在一九九九年的網路文學風潮中，線上出版業者已經開始引入新的數位技術，挑戰傳統出版形式，不過出版品大體上集中在像《四庫全書》電子光碟版、《古今圖書集成》、《大英百科全書》全文網路版等工具書。受到驚聳小說大師 Stephen King 的網路版小說大受歡迎的影響，不少有志於電子出版的個人與業者開始出版文學著作。台灣也立即掀起文學電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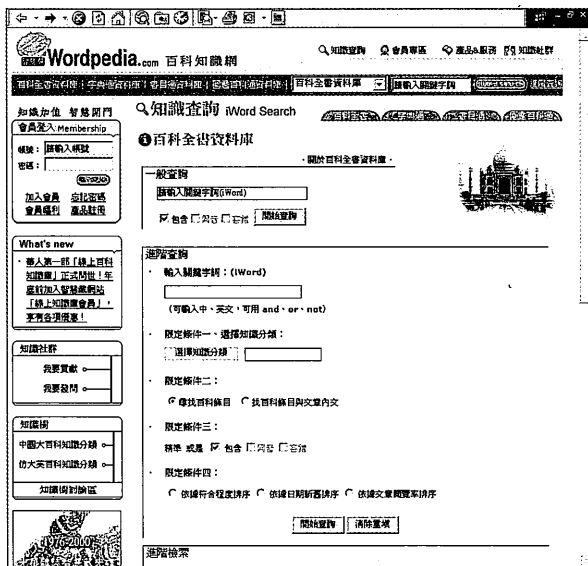
lectronic book, e book) 的狂潮，這種完全以電腦介面呈現文學作品的模式，希望改變讀者閱讀習慣的作法，不但中華電信(Hinet)及數位聯合電信(Seednet)與兩家大型網路服務業者提出籌設《馬鈴薯電子書中心》(<http://www.sofapotato.com.tw/>)與《電子書城》來響應，一些嗅出電子書商機的網路業者，更積極朝整合平面出版資訊以及建構電子書內容網站著手。

不少大型出版業者與電子出版業，諸如智慧網、搜主義、天下、遠流、光復等公司均宣稱，準備投入電子出版。其中以遠流公司於二〇〇〇年成立的「智慧藏學習科技公司」，研發、製作、行銷大型知識庫產品及電子書產品，並以Wordpedia.com網站提供百科知識的查詢與社群服務，成果豐碩，也最受注目。

然而，上述以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

腦為閱讀界面的線上出版，閱讀介面一直存在許多不便利，例如攜帶不易、體積過於巨大、無法與紙本閱讀匹敵等缺點，引發許多推行不易的責難。電子書自1998年推出雛型版本後，其定義已經日趨清晰，原則上可載入書籍內文閱讀的輕便電子顯示器，有如書本大小，攜帶方便，可下載與儲存多本書籍，而閱讀起來，與印刷書本一樣的輕鬆不費眼神者。電子書的發展已經漸趨成熟，也已經有商業化的產品問世，因為具有下列優點，廣受市場矚目：一方面，電子書閱讀機都十分輕便，一次至少可儲存20本書，攜帶容易，又可以隨時透過網路汰舊換新，閱讀新作品；二方面，利用液晶螢幕的設計，閱讀時並不刺眼，任何光線下（甚至完全黑暗）都可以閱讀；三方面，可以利用網路下載閱讀書籍，充分展現出線上出版的資料豐富、檢索功能強、便利、即時、低成本、可選擇訂製等特質。四方面，利用線上加密與解密的技術(encryption)，也足以賦予內容提供者收取訂閱費的機制。只要等待閱讀機普及後，極有可能使線上出版的消費群急速擴增。有鑑於此，朱邦復先生於公元二〇〇〇年初發起中文電書計劃，更推動兩岸三地的出版業者與電子業界合作，成立漢文化聯盟(<http://www.chinesebook.net/main.htm>)，希望能夠界定中文電子書規格，發展中文電子書介面與閱讀機器，預期在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二年間正式問世。

在平價的中文電子書閱讀機器上市前，許多在二〇〇〇年問世的許多電子產品，如電子辭典、個人數位助理(PDA)、



遠流Wordpedia.com網站

掌上型電腦等，就開始肩負著傳遞電子書的功能。在眾多提供個人數位助理內容下載的網站中，積極提供電子書而頗受歡迎的網站，當屬鴉片網（http://www.yapn.com.tw/），該站從十月份開始，與「明日工作室」合作，上傳了廖鴻基的《討海人》、《徐志摩詩選》等二十本現代文學作品，或許是受到電視劇《人間四月天》的影響，一年內下載次數高達三萬餘次，可見純文學作品仍然相當獲得大眾青睞。

（二）隨選列印系統開展另類出版模式

電子書可視為線上出版業者逐步改變網路上的免費閱讀機制的作法，不過一般文學讀者還是不習慣在網路上付費閱讀，國內開始有電子出版業者推出隨選列印系統(Print On Demand, POD)，針對有特殊需求的讀者，給予優惠的服務。

文學讀者可以利用隨選列印系統，輕易獲得一本絕版書，或是任意選購書籍的一個單元，充分滿足個人的特殊選擇。和隨次計費節目、電影選播系統、歌唱點播系統等數位科技的原理一樣，隨選列印系統的服務業者，既要蒐集大量的內容，負責處理各類智慧財產權的問題，還要將這些內容數位化儲存於資料庫中。用戶一旦選取特定的一個節目、一部電影或一首歌曲時，前幾種系統透過網路或線纜傳輸節目視訊給用戶，而隨選列印系統則利用特殊的列印機，將一本書籍或一篇文章列印出來，並裝訂成冊。所以只要資料庫夠完整，利用現在電腦大量的儲存能力，就可以滿足讀者千奇百怪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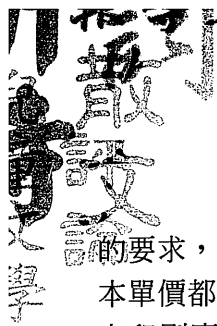
隨選列印系統不單會改變文學書籍的閱讀與消費習慣，更有可能衝擊出版與經銷模式。透過隨選列印系統取得的書和傳統印刷者表面上一模一樣，但其生產結構可謂迥然不同，讓印刷業者搖身一變，可以同時身兼出版商，甚至在網路上直接以零售商的面貌面對消費者。

和傳統印刷相較，隨選列印系統優點多多：一方面，沒有最低印量限制；二方面，毋須貯存大量印件；三方面，印刷省時。傳統印刷則必須透過繁複的製版、印刷過程，印後的裝訂裁切也十分複雜，因此通常必須累積到「一版」或「一刷」的數量（約五百本到一千本），大量複製，攤銷前製作與製版的成本，才合乎經濟效益。而數位化後，電腦製作完成的稿件不需輸出製版就可直接列印，而且列印機可以每頁列印不同的內容，依序排好後，直接就裝訂，因此，印刷業者可以應消費者

The screenshot shows the Yapn website interface. At the top, there's a navigation bar with '鴉片網' and various menu items like '功能加強', '遠距導航', etc. Below that is a search bar. The main content area is titled '現代文學' and contains a table of book listings. The table has columns for '書名/名稱', '評分', '下載次數', and '日期'. Below the table, there are several text blocks providing details for specific books, including descriptions and user reviews.

書名/名稱	評分	下載次數	日期
徐志摩的情	◎◎◎◎	33915	2000/10/25
騷	◎◎◎◎	25079	2000/10/25
畫繡女人	◎◎◎◎	13371	2000/10/25
討海人	◎◎◎◎	8451	2000/10/25
鮮明、伊夏——川崎鐵成地獄島、伊夏舞臺櫻花	◎◎◎◎	6299	2000/10/25

積極提供電子書而頗受歡迎的鴉片網



的要求，隨時印一本、十本、一百本，每本單價都相同。如此一來，讀者可以直接向印刷廠訂製書籍，直接取得「熱騰騰」的新書。

由「新絲路網路書店」(<http://www.silkbook.com.tw>) 在四月成立「新絲路數位印刷中心」，以少量、多樣的隨選列印技術，解決出版社庫存與缺書的問題，並且向出版社提出「e-Content數位化出版管理」的創新觀念。該中心在五月結合全錄Xerox、Adobe公司與藝術工作者吳興國先生、魏海敏小姐，推出全球華人地區第一本隨選列印書籍《慾望城國》正式問世，展現未來線上出版與知識服務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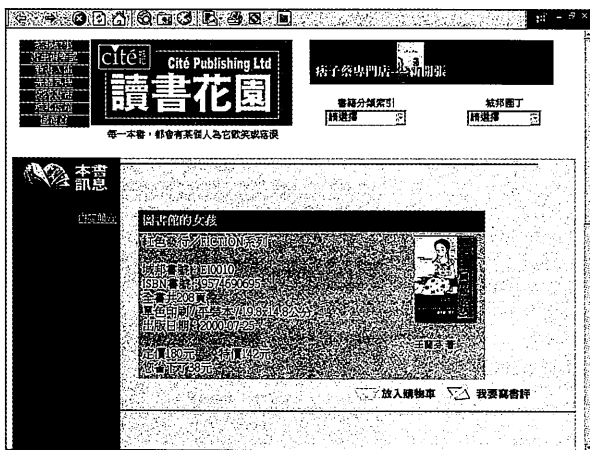
(三) 網路文學搶攻實體書市場

不過正當文學網站初步發展出線上出版的模式後，商業機制發現了網路社群漸漸具備規模，特別是不少通俗小說原來在網路上發表，被網友們在各大BBS站台上

廣泛轉貼、討論，甚至在海峽兩岸的網站上都廣為流傳，轉化這些作品到平面出版市場，迎合新世代讀者的認同，「網路文學」就忽然成爲書市中的新貴，表面上象徵著前衛、新穎與另類，其實只是大眾文學的翻版，針對網路上純文學的選集或專書反而不多見。特別從痞子蔡在一九九八年出版小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網路文學一時之間成爲書市中新世代文學與大眾文學的新興代名詞，這種結合線上出版又能搶攻搶攻實體書市場的新趨勢，在二〇〇〇年的數位文學發展中，完全不容忽視。

由於線上出版不像傳統印刷傳播的程序，資訊必須先生產再傳遞 (manufacturing then delivery)，網路文學受到商業機制的青睞，和線上出版革命性的新觀念：傳遞後再印製 (delivery then print) 有密切的關係。過去，一本書印刷出來推出市面，它的市場考驗才剛剛開始，但在網路作家身上，一本書要出版之前，它先受到網際網路的市場考驗，如能證明已經取得了讀者喜愛，取得了「市場認同」，自然可以增強出版業的信心。換句話說，一本紙本圖書的出版，它只不過是「追認」網路作者的成就而已，把暢銷書的起點從平面出版，移向線上出版。因此，網路文學作品首次在網路上傳遞的風評，就成爲出版商選擇是否進行紙本出版的重要參考，而「紅色文化」與「鮮網」就進一步利用網路的互動特質，發動民粹主義式的文學批評，挑選網友投票支持度高者，以判斷是否給予出書的贊助。

城邦集團的「紅色文化出版公司」在



「紅色文化」趁勝追擊

出版《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獲得市場熱烈回應後，在二〇〇〇年一口氣推出柯志遠的《孵貓公寓》、葉慈的《翼手龍與小青蛙》、琦琦的《晴天娃娃》、王蘭芬的《圖書館的女孩》、dj的《家教愛情故事》、霜子的《搭便車》、酷BB的《恐龍歷險記》、許宜珮的《邂逅馬口鐵》、黃黃的《微笑情緣》、微酸美人的《在愛琴海的豔陽》等十餘本網路小說。更於十月三十一日在gigigaga發報台 (<http://gpaper.gigigaga.com>) 設立「LOVEPOST徵文報」，希望透過網路長期徵文，再集結選入精華區的文章刊載於《LOVEPOST小說e世代》雜誌中，一旦一位網路作家的作品受到網友與雜誌讀者歡迎，「紅色文化」便為其出版發行個人之平面實體書。

不僅本地的電子出版業者頻頻出招，總部設在美國的《鮮網》(<http://www.myfreshnet.com/BIG5/literature/>)也以網站上聚集了三十萬名網友的虛擬社會為基礎，吸引創作人聚合、討論與發表，並尋求一套讀者「讓人看到」的方式，確實讓提供網路寫手一個一展身手的機會。《鮮網》同時透過編選叢書的方式，橫跨網路與平面出版兩個市場，大有補足網路文學工作者對出版環境陌生、無力與畏懼的弱點，以具體的出版展現網路文學發展的進程。

不過值得文學界注意的是，《鮮網》出版計畫中採取了經紀制度，作者可以透過網際網路申請成為「鮮作家」，其後作者開始上載作品到鮮文學網，藉由讀者的投票與留言，形成一套篩選作家的新機制。出版商判斷作者是否具有出版潛力的

標準並非其作品的美學價值，而是網友普遍的認同。在二〇〇〇年「鮮網文化」一口氣推出了F & J的都會小說《裸身十誠》、驚悚小說《白雪公主殺人事件》、同志小說《當孫悟空愛上唐三藏》、詩合輯《網上，一些詩人在漫步》、極短篇《烘焙我的情人》等五本書，《鮮網》不但透過廣告、經濟契約吸引作家，更把選書的「權力」下放給消費大眾，就和絕大多數的傳播媒體一樣，表面上並不獨自界定價值觀，在開放的話語空間中，開放討論、平衡報導或舉辦民意調查，其實在在都提供了商業組織依照自身利益界定「審美標準」的機會與權力。

二、網路文學社群的離散與重組

(一) 網路社群的離散

在台灣的校園內，從九〇年代中期開始，電子佈告欄形成一種次文化體系，文學社群的聚集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各大專院校、系所的電子佈告欄上，均設立有各種文類的文學專版討論區，提供作者發表新作品與討論的新空間。其中最具規模者，莫過於自一九九六年起一度橫跨台北大學、政治大學、東海大學、慈濟大學以及海洋大學的《晨曦詩刊》，以及在其前後成立之《山抹微雲藝文專業站》、《尤里西斯文社》、《田寮別業》等站或版。這些虛擬社群以文學為號召，以講究創作的純粹性、機動性、自由性與反傳統為號召，不少團體也以打破目前報紙副刊、同仁刊物的「主導權」優勢為宗旨。

一時之間，電子佈告欄提供一個非主流文化者聚集的虛擬空間，薈萃出一個與傳統文學班底組織型態、認同感與文學主張都大相逕庭的新文學社群。不過隨著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s, WWW）的興起，加上論戰不休，又缺乏清晰的權力架構，盛極一時的電子佈告欄文學社群似乎有逐漸蕭條的現象。

電腦中介的傳播行爲中有時會出現「論戰」（flaming），論戰通常是指有敵意地，用語文攻擊他人的語文行爲，包含咒罵、侮辱、誹謗和敵意的陳述等行爲，均屬之。特別在電子佈告欄的使用上，發動論戰者，會張貼具有敵意、令人憤怒之文章，都屬於破壞禮儀之行爲。論戰發生後對電子社群產生的影響甚鉅，論戰可以幫助一個電子社群定義自己的共同價值，並且在人們評估自我的主張與團體價值的一致性之後，促進人們結合的更加緊密或是離開社群。不幸的是，本地不少網路文學社群，《尤里西斯文社》、《田寮別業》都因為發生論戰，參與者使用誹謗、中傷等攻擊方式去破壞對立一方參與者的人格與可信度，或使用褻瀆的言語、以傲慢的長篇大論相互攻訐，此時常會忽略掉最初分歧的議題本身，因而造成文學團體的分崩離析，也同時使讀者不願意再閱讀與參與。

有的電子佈告欄的文學社群雖然極力避免論戰，但由於社群權力結構設計過於強調平等，忽略了經營社群仍須有穩固的領導機制，在高度去層級化的精神規劃下，組織權力不穩定，而且權利與義務之規範不清晰，都使組織成員要耗費更多精

力進行溝通。就連一向穩健經營的《晨曦詩刊》，在二〇〇〇年就因為組織成員大幅流動，原本預期的出版計畫，也因為成員不足，經費有限，而不得不在出版了六期後，暫時中輟。

足見網路社群的特徵固然有「去層級化」與高程度「非正式傳播」（informal communication）的特色，其中也會隨之欠缺正規溝通規則、程序、清楚說明的人際關係與規範。因此，其編制中也就缺少了正式、附有義務或規範清晰的網絡組織架構，自然沒有可資代表組織合法權力的領導核心，作為促進命令向下傳達，以及資訊向上傳播之通訊管道。電子佈告欄上文學社群一時的中挫，或許可以提醒網路文學社群，一旦組成成員間沒有層級差異，但也因為沒有層級架構，軸心垮了，社群成員就離散了，組織也就面臨危機。

（二）網路文學社群重組與轉向

網路詩壇的新生代不少人懷抱著文學革命的理想，部份詩人拒絕加入既有的同仁詩刊，也不與大眾媒體相往來，保持一種獨立性與孤絕，但是使用網路者畢竟是整個文學社群的一小部份，網路文學努力的成果並無從獲得文學界的公允對待，這和網路文學沒有跨媒介發行有極深的關係。對新世代寫手而言，如何衝撞傳統媒體，努力跨媒體出版，不要只停留在網路的空間中，透過更積極參與平面出版的事務，讓這些媒體更具公開性格，隱然成為網路文學社群重組的新方向。另一方面，雖然電子佈告欄的網路寫手面臨社群瓦解

的危機。不過，隨著網路新介面的發展，加上作家們勇敢嘗試各種文學傳播的途徑，提供了社群重組與轉向的動力。在二〇〇〇年，跨媒介出版的《詩路1999年度詩選》、《銀月詩報》和《我們這群詩妖逗陣新聞網》的成立，都展現出網路文學社群重組與轉向的潮流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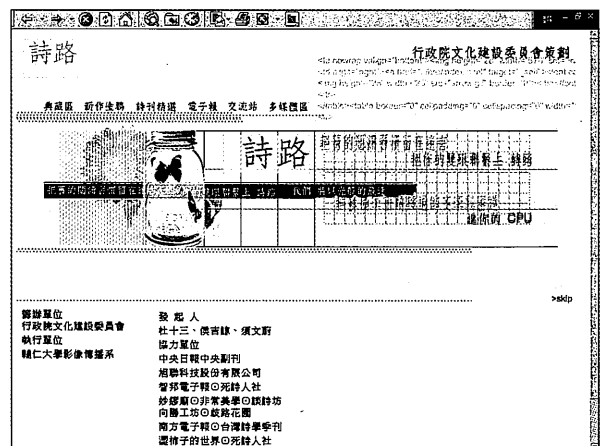
《詩路》成立於1996年的「塗鴉投稿區」逐漸成為網路寫手的新發表場域，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推出的《詩路一九九九年詩選》這本專書，就是從踴躍上傳的近五千首詩中，精選出三十七首，適足以證明網路寫手社群正逐漸重組的趨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詩路》的「塗鴉投稿區」有別於一般電子佈告欄(BBS)之連線詩版，也和一半全球資訊網上提供發表功能的討論區不同，《詩路》並不鼓勵來者不拒的張貼模式，而採用「編選」的機制，來稿經過編輯選刪後，以十首為單位整理成精華區。此一機制運作後，並未降低發表者的熱情，反而逐漸形成一個現代詩書寫的社群，網路上確實有不少相當優秀的創作者，不但詩作的發表維持一定的頻率，詩作的內涵也與成名詩人不遑相讓。

不但《詩路》以年度詩選的跨媒介出版的形式出現，由銀色快手發起的《銀月詩報》在二〇〇〇年則以輕巧的紙張報刊進駐台北街頭，透過編輯群經心地挑選小詩，讓忙碌的都會人輕鬆讀詩，也有機會認識網路上嶄露頭角的新生代作家，藉此吸引更多讀者與作者投入網路文學創作的工程中。

十分活躍的銀色快手，在今年還利用明日報的「個人新聞台」和「逗陣電子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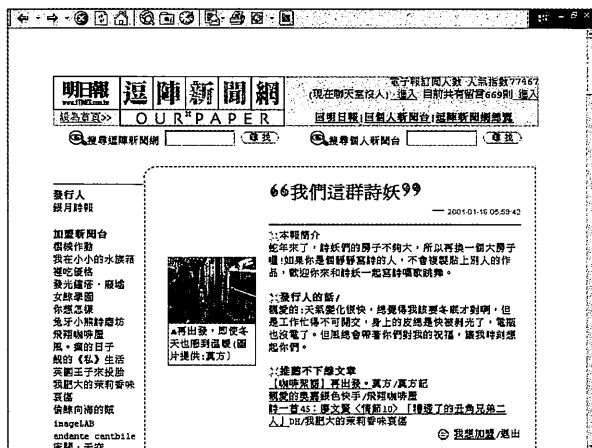
機制，發起了《我們這群詩妖逗陣新聞網》，集合了遲鈍、楊佳嫻、林德俊、木焱等知名新生代詩人，營造出一個以數位文字相互取暖的另類社群。與文學界熟知的同仁詩刊、電子佈告欄上文學社群乃至於特定文學網頁均不相同，參與《我們這群詩妖逗陣新聞網》的作家並不像傳統文人社團強調特定美學主張，也並不仰賴一份編選過的刊物或版面來彰顯作品與評論，成員的重心依然放在經營自身的新聞台，《我們這群詩妖逗陣新聞網》的成立讓這一群作者有個討論的空間，也方便讀者在一萬多位業餘寫手組成的「個人新聞台」和「逗陣電子報」中，較容易發現他們的蹤跡。

事實上，《我們這群詩妖逗陣新聞網》完全利用網路小眾媒體的特質，如同「自由軟體」陣營透過網路創造出Linux 神話一樣，詩人們透過一個版面或電子報不斷發送出版訊息讀者，又能維持個別個人版面與媒體的獨立性，帶給傳統文學社群一個新的社群概念，相信假以時日，這一批



「詩路」改版，以資料庫面世

懷抱文學理念，不要求薪水與稿費的文字工作者，十年後的影響力未必會輸給副刊、同仁刊物。如是文學社群轉向與重組的趨勢，顯然也將會給新生代作家啓發，勾勒出新世紀文學社群建構的特殊風貌。



我們這群詩妖逗陣新聞網

(三) 母語文學網站的邊緣發聲

雖然本土意識在政治上聲勢驚人，經歷幾度選戰，已經堂皇地成為台灣主流的政治力量，但是環顧台灣重要的文學傳播媒體，無論是報紙副刊或是文學期刊，鮮少刊登以母語書寫之作品，無論是台語或是客家話等語言符碼，迄今仍處於文學社群的邊緣位置。同樣在以漢文為主要閱讀工具的台灣網際網路中，堅持以台語發聲的《暗光鳥e厝》(http://betelnut.org/)，可謂異數，也十分具有文學與藝術的氣息。

《暗光鳥e厝》的主持者陳明仁是推廣母語教育的詩人，為了累積更多的台語文作品，過去在教會系統的贊助下，曾經將

十餘本世界名著翻譯成台語文，如《李爾王》、《美人魚》、《動物農莊》等，並獨立出版他的數部文學創作與詩集。遺憾的是，這些台文的書籍與有聲書卻很難在市面上找到，因為不僅副刊不刊載以母語寫就的文學作品，一般的出版商也會以羅馬拼音的作品沒有市場價值，因而把母語文學作品推向文學社群的邊緣。因此陳明仁建構了《暗光鳥e厝》網站，在網路上灌溉母語，佇立在漫漫長夜中，等候黎明。

作為一個倡議台灣母語文學的元老級網頁，《暗光鳥e厝》並不僅止於推廣河洛話，任何在台灣地區幼兒學習的第一語言，或族群的傳統語言，都是這個網站關懷的對象。因此讀者可在此讀到客家文學與原住民文學的作品，文學書籍、語言教學書籍之書介。如果因此興起以母語書寫的動機，本站還蒐羅了不少有用的軟體，包括各種母語的輸入法、字形，相信有志於母語創作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者，有了最好的輔助工具。

要推動母語運動，最佳的媒介莫過於動人的文學作品，由《暗光鳥e厝》與提供連結的文學作品資源十分豐富。如台語詩人賴和、阿仁（陳明仁）、李勤岸、林宗源等人的詩，以及客語詩人鍾肇政、曾貴海、馮輝岳、黃恆秋、杜潘芳格、劉慧真等人的詩。網站中另一個有趣的文學閱讀策略，是可以同時看日治時代留日台灣學生的議論，以及讀台灣當代大學生的母語文學作品。當讀者一面細讀《台灣青年》的河洛話作品，激越地討論二二八事件，同時可穿越時空欣賞現代大學生寫實地描寫今日的台灣，兩群年輕人用母語

相互輝映，可以讓我們感受到台文的淵遠流長與生生不息。

今年隨著教育政策上推動「九年一貫國民教育課程」，其中鄉土教育與母語教育納入體制，母語教材突然炙手可熱，蟄伏多年的「夜光鳥」總算重見光明。值此之際，更可發現《暗光鳥e厝》不僅僅藏有豐厚的文學作品，「別位嘛心適」單元裡頭有更有詳細地台灣文化網站、母語教學教材、出版品、文化選集以及海外網站的連結；還有對於推動台灣文化的運動性運動性小眾媒體、組織、出版社、語言中心、書店、基金會及其他民間藝術表演團體、工作室的推介。在在顯示主持人的強烈社會運動性格，在網路的邊緣不斷相互連結母語網站，相互鼓勵與支撐，讓母語文學、教育展現出充沛的力量，也讓母語教學不至於淪為空談。

三、網路創作與理論的增長

(一) 數位文學風潮繼續加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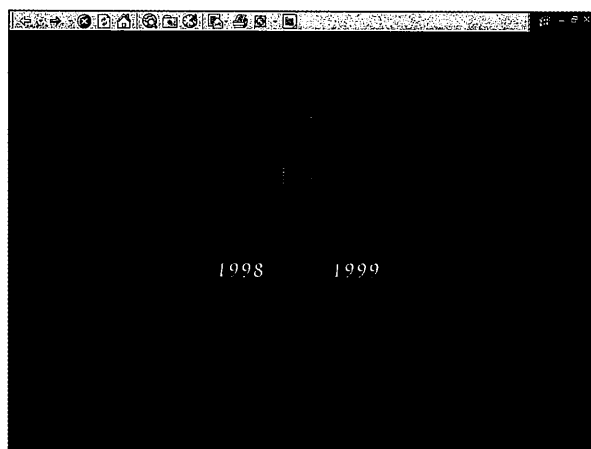
在全球資訊網問世前，所謂指的是在網路上傳佈的現代文學，或是模擬電腦語言的現代詩書寫，都可稱為數位文學，如此一來，任何將傳統「平面印刷」文學作品數位化，而後張貼於BBS文學創作版或刊登於WWW網站，均屬之。另一方面，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利用網路或電腦特有的媒介特質所創作的數位化作品，不同於平面印刷媒體上所呈現的文學作品型態，又擴充了數位文學的概念。後者也就是當代文學理論上慣稱的超本文學(hyper-

text literature)或「非平面印刷」文學，可說隨著全球網際網路的HTML或ASP語言、動畫、JAVA、FLASH等程式技術的普及，與時俱進，因之應運而生。

一九九九年數位文學的實驗創作一時蔚為風潮，二〇〇〇年則透過曹志漣（澀柿子）、姚大鈞（響葫蘆）、李順興、蘇紹連、須文蔚等人的持續努力，不斷推陳出新，為數位文學的創作加溫。

澀柿子推出最耀眼的作品當屬《想像書》。想像書不但有平面的圖像、有動畫，作者還特別設計了一個必須隨機閱讀的選單，讀者必須循著指針羅盤上「光點」移動的方向，追上光點按下滑鼠，方能閱讀一篇詩文，徹底打破了讀者線性閱讀的習慣。加上整個作品用語考究，言語犀利，巧思不斷，在多向文本寫作上讓人享受到「美文」。

繼九八年夏天成立《歧路花園》，中興大學外文系李順興教授有鑑於FLASH的昌行，動態及互動設計的加入，將為文學呈現一番新風貌，因之與蘇紹連於一九九



「想像書」網站

九年底籌設《Brave New Word》網頁，二〇〇〇年展現出豐富多樣的數位文學作品。李順興教授將Brave New Word譯為「美麗新文字」，網站命名靈感來自赫黎胥(Aldous Huxley)的Brave New World(《美麗新世界》)，取科技的美學應用，特別是能賦予文字新閱讀向度的功能部分。兩位作者的作品成果並不攬為私有，創作者都願意將這些「美麗新文字」放在網際網路，在這個真正自由的「美麗新世界」上發表。

須文蔚也開始運用FLASH設計《成住壞空》一詩，打開來是個時鐘，上下左右四端各寫了成住壞空四字，十分類似裝置藝術的想像，在這個以佛家語為時刻的鐘上，還有一首動態的迴文詩當作刻度。除此之外，作者還嘗試結合Amfy與其他模擬立體圖形的軟體，製作3D與虛擬空間的作品，讓讀者可透過電腦翻轉一個立體方塊，閱讀其上的詩句，或是在三百六十度的空間中，在四面八方閱讀林立的詩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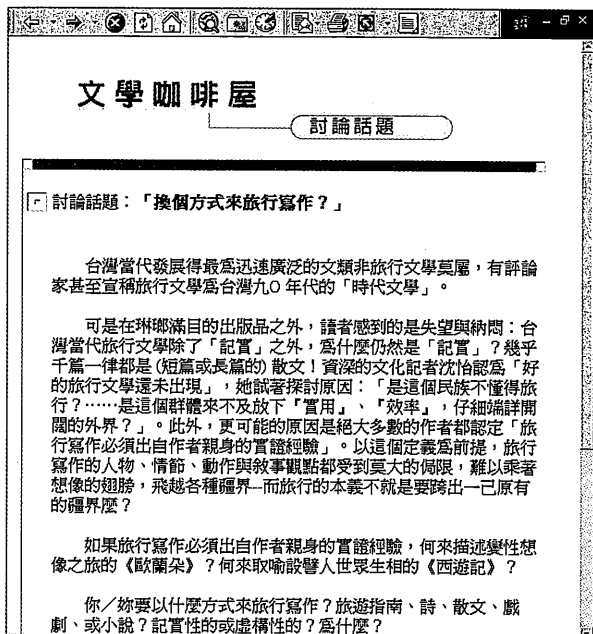
「美麗新文字」網站

(二) 網路上暢談文學理論與批評

在網路文學創作風行的同時，利用網路暢談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現象也隨之風起雲湧。聯合副刊舉辦的「文學咖啡屋」，聯合電子報的《新世代電子報》以及《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等新興媒介，透過平面出版與網路討論的多元激盪，在二〇〇〇年引領著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新興互動模式。

聯合副刊舉辦的「文學咖啡屋」第三波活動「讀者熱線」，自二〇〇〇年七月展開，搖身一變，變成一文學、文化的公共論壇。每半月設定一個論題，歡迎讀者上網論辯，由一位學者引言、駐站並提出觀察總結。李瑞騰拋出的問題是〈台灣文學：把「中國」丟掉，還是吸納進來？〉及〈政府可以為文學做些什麼？〉，龔鵬程的討論主題是〈評論女兒國〉及〈家中為何閒置舊樂器？〉，廖咸浩的主題是〈台灣文化如何全球化？〉及〈誰壓抑了你的情欲？〉，胡錦媛的主題是〈危險關係：隱私與公開〉及〈換個方式來旅行寫作？〉，陳芳明的主題是〈閱讀的樂趣〉及〈文學與邪惡〉，何寄澎的主題是〈什麼是經典？經典在哪裡？〉及〈追憶似水年華〉。讀者可以與文學理論家暢談文學、哲思，讓網路上的讀者進一步拋出更多深刻的思索。

在聯合報系中，另一個更新穎的網路文學論壇則是「聯合電子報」上的《e世代文學報》。這份探討網路上書寫風貌、網路作為文學新傳播媒介的功用的論壇中，編輯堅信，藉助於網路的匿名性、隱



「文學咖啡屋」掀起討論風

密性，書寫者更能毫無隱蔽地揭露自己最個人化的思想與性格，展現語言文字的差異性與多樣性，挑戰舊有的文學文本意義和意識型態。因此整份電子報在二〇〇〇年當中，以熱鬧的書寫與評論，觀察網路作為一種新的創作工具，如何讓書寫者在寫作時，有不同於在以往平面介面上的創作思考？又是如何給予讀者新的閱讀經驗？因此在網路文學評論與介紹上，網羅了李順興、陳徵蔚、瓶子等理論家與評論家，每週提出最新的觀察報告，吸引了不少關心網路文學、超文本寫作的讀者訂閱。

另一個同樣屬於電子報的熱門文學論壇，則是在二〇〇〇年第一個月就獲得網路奧斯卡好站推薦的《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這個以古典文學為核心的電子報與網站，在二〇〇〇年增加了「文學日譚」

專欄，並開始與《國文天地》雜誌合作，多角化經營，增強論述深度，使得一年內網站人氣大增，於四月時訂戶數突破一萬，足證古典文學的理論討論，仍然受到網友的注目。此站並於十一月獲得《天下雜誌》教育特刊選為獲國內外二〇〇教育好站之語文類好站，是文學類網站中特別入選的少數優質網站。

(三) 網路外申論數位文學理論

誠然，網路文學的興起同時改變作者的书寫與創作形式，與讀者獲取文學資訊的方式與通道。這種顛覆傳統、衝擊文學藝術基本意涵、挑戰傳統文學社群結構的特點，引發文學研究者的興趣，不少網路文學與數位藝術的研討會與座談會召開，文學刊物競相報導網路文學的現況，這些在網路外申論數位文學理論的論文，為世紀末網路文學社群理論、網路文學理論以及網路文學教育等領域，提出各式各樣的藍圖。

由中央大學中文系和「台灣詩學季刊」合辦的「新世代詩人會談」，六月四日下午在耕莘文學院舉行，會中多篇論文討論到數位文學的影響。

「詩學季刊」社長李瑞騰教授在《台灣新世代詩人及其詩觀》一文中指出，年輕詩人在自我介紹時，常說自己是詩版版主，其活動也以《田寮別業》、《晨曦詩刊》或《詩路》等網站為「出沒」場域，顯示由於數位媒介出現，新生代詩人越來越不在乎平面媒介活動，偶然有詩刊編制『網路詩選』，但殊難窺其全貌。雖然電子

布告欄上活躍的詩人也以文字書寫，但其社群建構過程中，慢慢與傳統文人圈隔絕，形成了一個非主流文化者聚集的虛擬空間，薈萃出一個與傳統文學班底組織型態、認同感與文學主張都大相逕庭的新文學社群。雖然有部份新世代詩人已活躍於平面媒體，但更年輕的一輩幾乎都屬於網路上的詩人，他們的詩觀總體而言是以自我為中心，強調自我與感覺。對於新世代詩人習於在網路空間裡自在出沒，卻造成文學界對他們感到陌生。

須文蔚則以《新世代詩人的活動場域》為題發表論文指出，新世代詩人從商業的文學媒體潰退下來，所幸有網路這樣具有公共媒體性格的場域出現，新世代詩人有了新的活動場域，也能聚集新的書寫動力。他回應李瑞騰教授的看法，進一步表示，就網路媒體的發表環境來說，由於充分自由與開放，形成一個龐大的社群，如何透過內在力量出現編輯功能，以當代的詩學觀點精選作品，以出版的方式，向社會與文學界重新進軍，證實網路文學的實力，透過積極參與平面出版的事務，使這些媒體更具公共性，應是新世代詩人值得考量的運動方向。

在文學社會現象的討論之外，數位文學對美學的衝擊，也一直吸引著學者的重視。李順興教授在「第二十四屆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議」中，以〈美麗新文字 (Brave New Word)：試論數位改編，兼回應幾個超文本文學議題〉為題，發表論文 (Intergrams 2.2(二〇〇〇))。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22/022-lee.htm)，

主要以澄清國內數位文學研究上，對超文本概念的幾點爭議。李順興指出，平面文本與數位文本各有執行超文本概念的能力，只是實質的執行技術與媒體不相同，進而造成平面的原型超文本與數位超文本所能表現的超文本形式並不完全重疊。在形式呈現上，原型超文本並不等於成熟的數位超文本，況且現今由數位技術開發出來的超文本形式，已非平面超文本概念及執行能力可涵蓋。李順興的論文點出了，評論者對程式文本性質之誤解、「控制與限制」論點的不適用、以傳統美學角度審視超文本的閱讀偏差等重要觀念。對超文本這樣一個新穎的研究領域，提出多元與豐富的研究論述。

而以培育台灣優秀的數位藝術創作者、並與其他國家數位藝術中心交流，引領數位藝術風潮具體成型為宗旨的宏碁數位藝術中心，也於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三日順利舉辦為期五天的數位研習營。其中探討「台灣數位藝術現況及願景」的座談會，邀請了從事數位音樂、裝置藝術與文學的創作者，包括張紘之、袁廣鳴與須文蔚，一同為台灣尚在萌芽階段的數位藝術創作把脈。

至於在數位文學與教育的領域中，在中華民國多媒體應與文教學學會於十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舉辦的「第四屆國際電腦多媒體語文教學研討會」上，羅鳳珠、張如瑩、胡筱珮、江珮芝等人發表的〈引新科技的「術」，入古文學的「心」——以非中文學門為對象的「古典文學館」網路教學系統設計〉一文，則針對如何發揮國際網路的教育功能，讓不識宗廟之美，或

不得其門而入的人，有親炙文學、欣賞文學的機會。藉此篇論文，羅鳳珠等人提出設計數位的「古典文學館」所必須具備的各種考量，也展現出教育部與國科會「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中，對於網路與文學整合面的應用概念與想像。

四、結語

網路文學在世紀末的眾聲喧嘩包含了多重的意義：一方面，以網路為媒介發表作品的寫手越來越多，成績也很可觀；二方面，而專門經營網路文學的出版社日益增加，吸引更多新銳寫手投身網路；三方面，網路社群不斷尋找各種架構、組成與傳播的模式，因此在今年無論在出版、社群模式與表現成績上，都有突破；三方面，數位文學在創作、理論與評論上，都累積了更多豐碩的成果。

回顧數位文學的發展，由於網路的應用源於公共性質強烈的教育體系，因此舉凡網路的文學傳播模式多半是非商業的，也以追求精緻文學為重心。像美國一九七〇年代早期的「古騰堡計畫(Project Gutenberg)」，以及華語世界的《南方文化資料庫》、《山抹微雲》、《妙繆廟》、《詩路》、《歧路花園》、《向陽工坊》、《現代詩的島嶼》等鼻祖級網站，也都以純文學與發表數位文學的實驗作品為主要內容。這種公共、自由、前衛與強調免費閱讀的環境，所幸在本地數位文學工作者的堅持下，一直能維繫下去。網路股泡沫化的時代來臨，並沒有擊倒網路文學工作者，一個趨向公共媒體的數位文學環境，

也確實展現出文學界的多元性格與新希望。

跨越新世紀，台灣在網路文化的深度仍然不足，數位文學也還起步階段，如何利用網路為文化藝術傳播？又如何提出各種新創作形式的可能性？實在有待關心文學發展者，投注更多心力來參與這場數位革命。